

## 大地的圆心

孙继泉(邹城)

一个细如针管的蚁穴就是大地的中心。在一只蚂蚁的眼中的确是这样。它每天从幽深的地下出来,到力所能及的地方采食,麦粒、草籽、蚂蚱的尸骸、昆虫的翅、人掉下的饭渣,都是它的美餐。它吃下一些,将剩下的拖回,养育幼雏或者储存。一道土埂、一个凹坑或一座坟丘大概就是它的完整世界。

一个鸟巢就是大地的圆心。这是一只鸟认定的事实。鸟巢筑在河岸一排高大的杨树上。杨树两边的麦田就是鸟的领地,也是它们的衣食父母。巢中的鸟没有去过方圆百里以外的地方,它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,就像人不了解太阳系以外宇宙中的其他物质。它们自由而快活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、繁衍。我细细数过,在望云河这段三里多长的杨树上,总共有三十四四个鸟巢,其中在一棵大杨树上,上上下下错落有致筑了四层巢,我想,这肯定是一个大家族了,应该三世或者四世同堂了吧。

同样,一株草、一棵树也扎根在大地的腹部,连接着大地最敏感的神经。车前草、灰灰菜、香附、苍耳……松树、槐树、樗树、黄斛。今年的一棵,会带来明年的一丛、一片,会覆盖一面山岭、一道山谷、一片河滩,而它的种子早已翻山越岭,抵达遥远的地方,在那儿生根发芽,快乐成长。对于它们,哪儿都不偏僻,哪儿都不陌生。

人也是这样。那个滋养他童年和少年的家,也许很贫穷、很破旧,但就是他心中的根,是联系他一生的生命脐带,是维系他一生的灵魂脉管。有一个本家二叔,年轻时就到青海工作,一辈子没有回来几次。临近退休的时候,非得托关系在老家要了宅基地,盖了四间新房。刚盖上房子那几年,每年都给家里打电话,叫扫扫房子,要回来小住几天,几天之后,房子依旧锁上,屋里结满了蛛网。后来,好几年没有回来。再后来,他就永远地留在了异乡青海。还有一个朋友,二十岁的时候,从鲁南的一个小山村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,无论在兵团农场打工,还是后来在乌鲁木齐做了编辑、作家,每到春节,都背着大包小包挤上长途火车回家过年。近年条件好了,“五一”“十一”这样的节日有时也回来转一转。有一年中秋节,因了母亲的牵念,刚刚做完手术的他,没有等到完全康复就匆匆而回,结果在火车上就高烧不止。在故乡的火车站,是朋友进站把他扶出站台。而他生在新疆、长在新疆的女儿,每次回来三两天就嚷嚷着回去。她是在乌鲁木齐长大的,她在老家吃不惯也住不惯,吃的东西不是辣就是硬,住的地方不是热就是冷,院子里有让她恶心的畜禽粪便,还有蚊虫的叮咬。她最爱的还是新疆的气候和吃食,那儿的一切已经在她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

其实,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,并没有什么地理上的东西南北,也没有空间上的高低上下。

哪儿都是东,哪儿都是西,哪儿都是南,哪儿都是北。哪儿都是起点,哪儿都是终点。哪儿都是中心。

## 水调歌头·孟府流苏

周龙华(邹城)

再赏玉容貌,又到圣人家。青砖黛瓦依旧,古韵绘芳华。已是庭堂绿碧,更有花香鸟语,四月雪如纱。客旅慕名至,空巷恋颜佳。

云之絮,冰壶月,纯无瑕。一帘春梦,重霄飞瀑映烟霞。绝色凡间尤物,堪比天宫仙卉,百艳数奇葩。欣幸生儒府,千载竞相发。

## 黄昏拾趣

柴玉霞(任城)

夕阳在西边的天空,洒开一匹美丽的锦缎,将云霞染成橘红、淡紫交织的薄薄的纱丝,飘浮在锦缎上下,不停地变化着,真是美轮美奂。

已归巢的鸟雀,被余晖惊扰,扑棱一下翅膀,又进入梦乡。蜜色的光在柏油路上流淌,行人和车辆,如游走在烟霞之中,并发出窸窣的沙声,似碎了满地的琥珀。小孙子骑行的背影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边,我忽然惊觉,真快!他已长成追风的少年。

北边的田野沉醉在夕阳的怀抱里,温柔的要拧出水来。园中的青菜、满树的花、挂在树上的鸟巢,也都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霞光,周围更加寂静,如一幅被打开的巨幅油画。骑行在松软的小路上,车前草在轮子下的呢喃细语,树叶的簌簌声和枝条划破空气的摇曳声,轻敲着耳鼓,不知我们的到来是否会打破这份静谧?

一对老夫妻忙完一天的农活,正用长长的竹竿勾香椿的嫩芽,准备做晚餐的作料。老头仰脸朝上看树尖,老妇人低头捡拾掉落在余晖里的香椿芽。我怔住了,这画面让我想起童年里的姥姥和姥爷,想起姥姥那一绺挽在耳后、又时常落下来的头发,想起耳背的姥爷,总是带着笑容布满红血丝的脸,连老妇人旁边摇着尾巴的小黄狗,也是和姥姥家的那条一样的,我眼眶一阵发热。那老妇人见我走近,把从地上刚捡起的一把香椿,笑盈盈地挥动一下胳膊,是要送给我的意思,我忙摆手,暮色为她镀上一层温柔的光晕。

已走远的小孙子呼喊声传来,惊醒了我,赶紧驱车追赶。回去的路上,小孙子给我讲他的航模如何飞得更高,我给他讲小时候自家养的那只小黄狗捉老鼠的事……到小区时已是暮色四合,华灯初上。

## 校园塔松

赵海涛(兖州)

校园里有一棵塔松,长在最醒目的位置上,很快要被移到西墙边。要建新操场了,总不能操场的中央有棵树吧,所以塔松只能挪窝了。

我并不知道这棵塔松是什么时候栽下的,反正我二十二年来到这个学校时,它已经郁郁葱葱的长在那里了。我清楚地记得,我送我的第一届学生毕业时,是在塔松下合影留念,这张照片还完好的保存在相册里。时间倏忽而逝,二十年弹指一挥间,校园内其他树木花草几多变迁,唯有这塔松岿然不动,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也成了我们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母校回忆的触动点。

塔松见证了学校的发展变化,如今它也要为学校的发展让出自己的位置了。今天,吊车的轰鸣声响起的时候,我正在批阅学生的月考试卷。我知道这是塔松将被移走了,好在它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守望着校园。我和很多同事一样,对这棵树有着别样的情怀,也许就是一种对岁月流逝的精神寄托吧,塔松仍然是二十二年前的样子,而我们这批人却早已青春不再。塔松在看着我们渐渐变老!

“东方欲晓,莫道君行早。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。”人未老是说人心未老,能跟学生一起成长的我们,心永远年轻,即便两鬓已经斑白,即便步履已经蹒跚。

有塔松在,精神气就在。用不了多长时间,盼望已久的高标准操场就将建成,我们的校园将更加美丽和有朝气。立在操场边上的塔松,将更加郁郁葱葱!

## 小洸河柳韵

井明新(泗水)

曾经有人说过: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”依我看,也不尽然。任兴路上的小洸河岸边我是天天在走,正是太熟悉的地方了。当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之时,河岸上的柳树像是被大自然施了魔法,开始绽放出勃勃生机。它们生长得如此迅速,没过多久,便变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柳叶。偶尔有行人驻足,在这如画般的美景前留影,脸上洋溢着对春日的欣喜与赞叹。我也不禁被这美景所感染,掏出手机,将这春日的景色记录下来,剪辑成视频发了出去。

球友看到视频,问道:“你又到哪里旅游去了,风景这么美?”我道:“看仔细了,这可是家门口的小洸河。”朋友道:“仔细一看,果然是小洸河,只是变得太靓丽了,让人不敢认了。”

微风轻拂,柳枝便开始摇曳生姿,在春风中翩翩起舞,形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春日美景图。它们时而相互缠绕,时而轻轻分开,仿佛在跳一支优雅的舞蹈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柳叶,洒下斑驳的光影,为这绿色的海洋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梦幻。柳树发芽,终于换了绿装。这绿色,不仅仅是一种颜色,它更是代表着生机勃勃、万物生长的状态。同时,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,一抹绿意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希望。在忙碌的生活中,我们常常需要一片绿色的空间,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和净化。

柳树以其独特的姿态,启示着我们生活的智慧。它不与百花争艳,却在早春中率先绽放,告诉我们不必刻意追求外在的繁华,只要坚守内心的宁静与坚韧,便能在平凡中绽放光彩。它随风摇曳,却始终扎根大地,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何种境遇,都要保持内心的坚定,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左右。让我们在欣赏柳树美景的同时,也汲取它给予我们的力量,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春天,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## 南池漫步

刘静(任城)

伴着春日的花香,我陪母亲来到南池公园观光。

瑶池湖宽阔的水面上,水波粼粼,瑞气蒸腾,宛如一幅巨大的动态的画卷徐徐展开。远处鲜艳的游船在清波荡漾的湖水中悠闲地畅游,走下天雀桥近看瑶池湖,半湖荷叶碧连天。阵阵清风起,荷叶在湖面上形成层层起伏的绿色波浪,碧绿的荷叶在水面上摇曳,荷叶下是朵朵粉红色的荷花苞,像发育期的少女娇嫩而羞涩,含苞欲放。

从王母阁的东侧一路向北走,绿树成荫水如镜,不同风格的桥梁如玉带般镶嵌在其间,桥下是清澈潺潺的流水,与岸边绿树草茵形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画面,使人流连忘返。

漫步在栗红色木质结构的九曲桥上,碧水蓝天,荷塘里的荷叶随风舞动着,水中的鱼游来游去。随风舞动的碧叶丛中有一朵月白色的荷花惊艳了我的双眼,情不自禁地挪动脚步,朝那荷花较近的地方走去。这朵亭亭玉立盛开的荷花,有多层花瓣组成,比一般的荷花要大一些。荷塘岸边也聚集了一群游客,欣赏着这朵早开的美丽动人的白色荷花。这朵月白色的荷花像古南池一样,它用独特的魅力和神韵,吸引着八方来客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!

走出北大门,回望南池美景,不由得为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、美丽的风光感到自豪。我相信,美丽的南池公园,定会为我们这座古老而又蓬勃发展的城市增光添彩。